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四〇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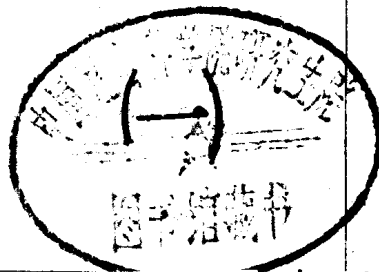
據

清·孟毓蘭修，成觀宣等監訂
清道光二十年刊本

影印

江蘇省

重修寶應縣志



5634/03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097842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四〇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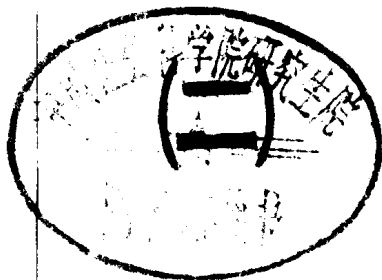
據

清·孟毓蘭修，成觀宣等監訂
清道光二十年刊本

影印

江蘇省

重修寶應縣志



SK34/03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097843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四〇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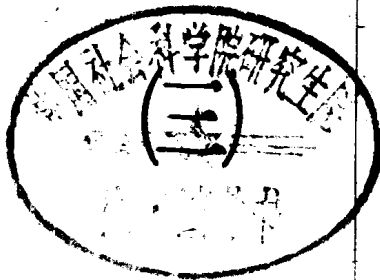
據

清·孟毓蘭修，成觀宣等監訂
清道光二十年刊本

影印

江蘇省

重修寶應縣志



434/107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097844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四〇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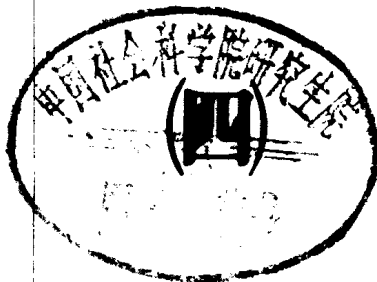
據

清·孟毓蘭修，成觀宣等監訂
清道光二十年刊本

影印

江蘇省

重修寶應縣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0097845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三月臺一版

重修寶應縣志

全四冊

發行人：黃 成 助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6巷9號3F

電話：三九一六四一六（五線）

印刷者：上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理街145號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二四三號

青修園癸
歸志
卷一
十

道光庚子刊 湯氏沐華堂藏板

重修寶應縣志序

蓋謂士習民風相爲表裏未有士行端而民俗不淳者故一邑人士四民標的也寶邑舊已凡夫世運地利不無變遷人事吏治不無難易由今視昔邑煩民瘠俗漸澆漓而翼教維風猶賴都人士相與隱持於不敝自古奇人傑士若漢之臧洪陳容諸人其事蹟爲特著厥後千餘年間蓋闕如矣至有明按其傳

記考其名氏儀型載在志書者皆堪爲後人
法是知風雅文章忠孝節烈代不乏人而其
間詳略不同夫豈無當世不傳後遂湮沒者
人才之顯晦亦時之有幸有不幸與我

朝運際昌明治平已久其間水旱不時民生
間有失所者上賴

累朝聖仁以養恬之而人文於茲爲盛前有季公王
公後先及第嗣又有文定朱公適符鼎三之

數外此以才學登科甲者指不勝屈僉以爲
文章之盛譽而要豈僅以文章見哉其顯而
仕者出其所學類皆於世大有濟卽其不出
而家食者崇名義黜詐虞相與好行其德亦
足表範乎斯世夫端士習以培民風國之懿
教也以故賢能統愚富不嫉貧善氣積而戾
氣消正行修而慝行化斯邑雖煩瘠而民猶
知相顧相安者其維繫蓋匪偶然矣

蘭自庚

子六月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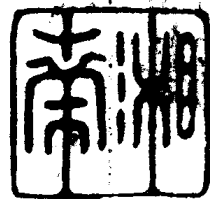
命來守是邑見地當衝要又居淮河下游連年水
溢東西並災民困事劇治理甚不易然而訪
舊政濟時艱猶幸邑有人焉相與左右調劑
於其間獨念河渠何以利災荒何以豫游民
何以有常業尤望諸君子隨時助予不逮以
謀保全庶瘠民咸知向義雖凶歲亦不致爲
匪矣若夫學斥佻達歲登賢良崇獎後進追

蹤前人於以綿教澤而符衆望固斯邑所重
有賴也有其勵之安知後不增美於前所云
耶茲因同人修輯舊志校讐已定以稿示余
告將梓行遂就所見及者抒臆以爲敘不復
計其義之陋略語之荒浮也

道光辛丑孟夏之吉

賜進士出身

敕授文林郎知寶應縣事長清孟毓蘭書



舊序

夫志匪直載事以昭鑒也凡地運變遷隆替習俗美惡與司牧者之淑慝咸具焉故作者華過其實詭浮於經非良觀者徒備披覽而無所懲鑒非善寶應蓋自唐中葉以十三寶得名而臧陳則起自射陽是蓋古名區云以故文章風雅忠節孝義往往代出至今爲烈第其地昔庶而富自嘉隆之際以逮今日民貧次骨戶口日耗而習俗非向之勤且儉矣嗟奉命來適當水荒邑里蕭然民多菜色事務百廢心甚懼之日認認然求所以幹濟而調停之未得也載觀縣志往未罹水災惟嘉靖二

年歲饑自四十年後迄今水荒蓋十七焉民何以堪哉
固宜眎昔日替也其間令茲土者稽高陽劉公賢最著
以歲荒存活饑民事爲稱首其後若徐李韓耿數公屢
當歲歉並皆以撫字著績清勤有聲而李公之均攤甲
徭耿公之興革六事又鑿鑿爲宜民之政燿惟斤斤繩
故武民甫安之癸巳水復爲災視昔更甚燿亟請蠲賑
而日削匭堤所從事畚鍤晝勤夜思亦竊有所條議有
所興建咸以惠民耳顧惟劉公蒙累世平成僅一當荒
歲而勵勸周濟遂劇稱繁難況值饑僅荐臻之後者又
豈易爲力哉數公之故政良足爲鑑計今當事諸公之

請蠲給賑畱儲平糶誠拯荒之奇筴也事尙未志乃屬
邑人吳隱君甫就稿未經釐次而隱君逝矣燿乃標次
刪削之而與文學掌故盧君及二三弟子員讐校之以
梓梓成而以是序弁簡編特以自鑒兼以鑒來者云然
欲寶應還舊觀必先事水利故手著或問八條俾水不
爲災而爲利庶凋瘵可甦而富庶有日矣池若風俗文
雅節孝之事志已具載又邑人士所稔聞者故可取則
而形勝祥瑞之異又非民生之要重者又奚容喙焉萬
麻甲午歲仲秋之吉賜進士第文林郎知寶應縣事山
陰陳燿書

越華述於漢有平安安平之名後屢易其稱迨唐始改
爲寶應至今不易其人物事蹟惟漢臧洪陳蕃陳琳三
人與項伯封射陽侯僅一再見此外間有遺事雜述亦
零落無多至明始有傳紀豈千餘年間無可紀載耶抑
江淮之間數罹兵燹雖有可紀載而失其傳耶蓋也當
河淮下流屢被水患在明已然沿及

皇朝其被彌熾致田廬漂沒人民流散一二子遺皆有菜色遂
爲極凋疲之邑凡仕茲土者罔不蹙額慙慙焉以得免
爲幸其於紀載亦有不暇及矣今

天子御極之二十五年聽初受

命來吏茲邑見洪波浩渺無培塿之阜人民雜居於鷗鷺力作
不足以供賦租皆嗟星霜而泣雨蓑乃喟然歎曰獲亦
聞茲爲澤國由今觀之惟是澤而已矣又焉能爲國賴
天子神聖仁慈歲下蠲租之

所以休養生息此疲瘁者無不極至邇年以來民之菜色者
稍迴流散者漸復而天行之水旱亦漸以時若穰之待
罪於此已歷五年視初至之時土地人民蒸蒸然有日
向榮之勢且人文振起賢才聿興但地運與風俗相爲
轉移養宜繼之以教穰雖霜霰自矢淵冰是惕然自揣
陋陋穰教殊慚表率無以挽易其流習然竊有意於顯